

“Master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West—Clausewitz

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

□ 夏征难

摘要: 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少年从军, 经历了拿破仑战争的血火洗礼, 战后担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期间, 埋头著述, 历经 10 年之久, 终于写成了不朽的巨著——《战争论》。《战争论》自 1832 年问世后, 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 是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之作, 对现代军事学术的创立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克劳塞维茨也因此书被誉为西方“兵圣”。

关键词: 西方近代军事史 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

中图分类号: E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83-(2009)02-0060-05

在西方, 说到战争理论, 似乎不能不提到《战争论》。该书自 1832 年面世以来, 已再版 20 多次, 其各种译本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 被推崇为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奠基之作, 并被奉为军事院校的教科书和军官的必读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研究过它, 并对它作过较高的评价。克劳塞维茨本人, 也与中国的孙武一样, 被誉为西方“兵圣”。

一、勤勉好学的青年军官

克劳塞维茨于 1780 年 6 月出生于普鲁士王国马格德堡附近布尔格镇的一个小税务官家庭。他在童年时, 仅受过简单的初等教育, 认得几个简单的拉丁文单词, 不满 12 岁便被父亲带到波茨坦, 送进费迪南德亲王的一个步兵团当士官生。

1793 年, 当普鲁士同大革命后的法国作战时, 年仅 13 岁瘦弱的克劳塞维茨便参加了围攻美因兹城的战斗。他高举军旗, 在枪林弹雨中引导部队冲击。初次参加的战斗虽然规模不大, 但法军胜利和普军失败的景象, 给年幼的克劳塞维茨留下了极深的印象。1795 年普鲁士与法国媾和后, 15 岁的克劳塞维茨少尉随部队返回驻地诺伊鲁平。其间, 书籍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每当执勤回来, 克劳塞维茨就把三角帽、银饰带和军刀挂在墙上, 脱下军服, 解开衬衫领子, 坐在松木

桌前, 聚精会神地看起来。军事、文学、哲学, 以及古典的和现代的、本国的和外国的各种书籍, 他都孜孜不倦地阅读。

克劳塞维茨阅读了当时新出版的大量军事书籍, 包括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事著作, 克内泽贝克的《对目前战争的考察及其错误评价的原因》、《最新战事文库》、贝伦霍斯特的《关于战争艺术及其发展的可靠性》, 他尤其对比洛的《新战争体系的精神实质》一书进行了探讨。

克劳塞维茨还阅读了《关于法国人在这次大陆的革命战争中取得众多胜利和幸运的原因》、《时代精神对军官的高度文明可能和应该有的影响》、《论战争状态和国家追求的目标之间的关系》等文章。这些军事著作和文章对克劳塞维茨产生了重要影响, 使他的思想日新, 胸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1780~1831)

襟日广。

1801年秋天,克劳塞维茨被选送柏林军官学校深造,使之进入了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的新天地。在学习中,他潜心钻研军事理论,认真学习和研究了战略战术、军事地理、炮兵、筑城和攻城战等军事课程,同时还广泛涉猎了理论数学、应用数学、逻辑学、历史等学科,尤其爱听当时在柏林很有名望的康德主义者基塞韦特的哲学讲演。其中,基塞韦特的著作《根据康德学说原理的纯普遍逻辑概论》和《论批判哲学的最重要的真理》,对他研究康德哲学有很大帮助,并对他后来研究战争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克劳塞维茨在柏林军官学校学习期间,曾受到卓越的军事教育家、当时领导该校教学工作的校长沙恩霍斯特的深刻影响。沙恩霍斯特担任校长后不久,就以其思想的深邃而成为柏林军官学校的灵魂。他常常告诫学生们,一个军官在青年时代没有学到的东西,以后是很难追补的。一个不学无术的军官是不能胜任其职务的,因为战时很多人的生命甚至全军的命运都将维系其身上。沙恩霍斯特制定了一套系统的教学规定,包括建立严格的考试制度,不经考试任何军官都不得提升,并建议为高级军官开办进修班。他还亲自讲授战术和战略课。他的讲课不仅以军事学术上的最新成果为基础,还反复阐述了计划在普鲁士进行军事改革的思想。

对此,克劳塞维茨曾回忆说,沙恩霍斯特那些经过深思熟虑所取得的观点是十分精辟独到的,他不辞辛苦地搜集包括拿破仑战争在内的大量战史资料,力图使听课的学生清晰地了解事情的过程,还从大量真实事件出发,用循循善诱的方式,力求使学生通过正确的理解得出结论或自然而然地归纳出一般原理。尽管沙恩霍斯特与克劳塞维茨在地位和年龄上相差很悬殊,但彼此却十分投缘。沙恩霍斯特为发现一位天资聪颖的学生而高兴,克劳塞维茨也为找到一位博学多才、治学严谨的“精神上”的导师而欣喜,使他们很快便建立了一种珍贵而难得的忘年交。

两年的军校生活结束后,克劳塞维茨由于成绩优异,深得沙恩霍斯特的赏识。沙恩霍斯特按成绩把毕业学员分为四等,而一等只有两个人,其中就有克劳塞维茨。沙恩霍斯特在报告中评价道:“从能力、判断力、勤勉和学识各方面,他们都出类拔萃。”并在克劳塞维茨的文凭上注明:“少尉冯·克劳塞维茨的论文的特点是对全书的判断异常正确,叙述朴实而中肯。他在数学和军事学方面具有深邃的知识。”

克劳塞维茨毕业后,经沙恩霍斯特推荐,担任了普鲁士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其间,克劳塞维茨经常出入宫廷,得以频繁接触柏林上层社会成员和广泛结识知识

界人士。通过各种倾听和观察,他深化了对当时社会的认识。克劳塞维茨还利用休息时间,经常参加沙恩霍斯特主办的“军事协会”的活动,继续进行军事理论研究,并侧重研究了在这一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法国军事著作,撰写和发表了《对冯·比洛先生的理论战略和应用战略的意见,或对其中所含观点的批判》等一些批判比洛等人军事著作的文章,以及论及政治、哲学等问题的研究文章。

此间,克劳塞维茨除继续听热衷于宣传康德哲学的基塞韦特教授的哲学课外,还研究了瑞士史学家米勒的《瑞士史》等著作,尤其阅读了他所喜爱的德国剧作家和诗人席勒的《尼德兰的叛离》,以及歌德和莱辛的作品。

1806年10月,在第四次反法联盟对法国的战争中,克劳塞维茨随奥古斯特亲王再一次走上战场,参加了奥施塔特会战,退却时与亲王一起被法军俘虏,后被解送法国度过了近一年的战俘生活。克劳塞维茨在被虏期间,为摆脱蒙受屈辱的痛苦,攻读法语,研究数学、音乐、文学及雕塑、绘画艺术,每到一地,便学习研究当地的语言、风土人情等,调查了解社会情况,并有意结识一些著名的作家、教育家,把拘留变成了“深造旅行”。但他研究最多的还是军事,并拟定了一份关于奥地利在参加反法战争情况下的作战计划草案,提出了一些已经接近改革思想的有益主张。

1807年11月,克劳塞维茨与奥古斯特亲王一起获释。回国后,他根据这段经历,用了约4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份长达14页的备忘录——《关于普鲁士未来对法作战行动》,对以后可能发生的战争作了探索和预测。

二、军事改革的精英人物

1808年普鲁士军队实行大改组时,克劳塞维茨就任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办公室主任,积极协助作为军事改革主将的沙恩霍斯特将军主持改革工作,克劳塞维茨充分发挥了其“笔杆子”的作用,起草了许多重要的决策性文件。

当时,普鲁士军队的军官普遍老化,训练墨守成规,装备在欧洲是最差的。为维持这样的军队,普军主要靠实行在全欧洲已经声名狼藉的体罚。士兵稍有过错,就要遭到耳光、军棍以至夹鞭刑。按当时的普鲁士军法,被判夹鞭刑的罪犯,带着手铐和脚镣,赤裸上身穿过200个士兵每人手持用盐水泡过的榛树枝或桦树枝组成的可怕的巷道,前面有两个班长用短枪顶着受刑人的胸膛,以免其走得太快,另有两个班长在受刑人的背后,防止其转身或逃跑。还有几个军官在队列外与受刑人并行,以监视施刑是否严格,如果哪个执刑的士兵打

得不够重，也要受夹鞭刑。受刑人往往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以至丧命。在当时的普鲁士军队中，夹鞭刑成了家常便饭。克劳塞维茨本人也曾多次目睹士兵受夹鞭刑的惨景。

针对这种情况，沙恩霍斯特和克劳塞维茨从管理制度、征兵体制、训练方法以及装备改进等一系列问题上，对普鲁士军队动了“大手术”，包括改革兵役制度，以义务兵制取代雇佣兵制，以普鲁士人取代从各处招募的外邦人，废除体罚，废除贵族在军队中的特权等。尽管军事改革困难重重，但在沙恩霍斯特和克劳塞维茨等人的努力下，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旧的军事体制被打破，新的军事体制开始建立：不称职的军官被清除，每个士兵不问家世和出身，而靠知识和勇敢就可获得晋升的机会；速成兵制度使新军得以建立，军事训练得到加强，民众的尚武精神也空前强烈。

关于克劳塞维茨同沙恩霍斯特在军事改革委员会组建普鲁士新军时的合作，军事改革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后来成为陆军元帅的格奈泽瑙在一次同克劳塞维茨的谈话时这样评价道：“您是沙恩霍斯特的约翰，我仅仅是他的彼得。”（这是用圣经故事做比喻，约翰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彼得则是耶稣最坚强的门徒）

1809年秋，克劳塞维茨调到普军总参谋部工作，并参加了整编后的军队为期3周的秋季演习，丰富了他军队指挥方面的实际经验。1810年夏，克劳塞维茨晋升为少校，并被任命为柏林军官学校战略学和战术学教官，同时还担任给15岁的王太子讲授军事课的任务。这样，他又有机会对自己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在他为此而准备的8本总计244页的讲授提纲中，已经初步勾勒出其战争学说的大致轮廓。

12月17日，克劳塞维茨与经过7年艰辛而又漫长恋爱的玛丽结成终身伴侣。他们在柏林玛丽教堂举行了婚礼，然后到玛丽女友的幽静的乡村度蜜月。白天，他们一道在白雪皑皑的森林和田野散步；晚间，在劈啪作响的壁炉旁闲坐，充满诗情画意。除夕，他们回到了柏林舒适的新居。尽管他们在婚后未能生育子女，但在共同的精神事业中却硕果累累。

当时，拿破仑战争震撼了整个欧洲。普鲁士人民要求摆脱异国统治，一些富有爱国热忱的将军如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等反对屈服于拿破仑。克劳塞维茨受沙恩霍斯特等人委托，于1812年2月写成了著名的《三个信念》，提出了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思想，指出民众战争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将起决定性作用。然而，普鲁士国王非但没有对法宣战，反而同意派兵随同法军进攻俄国。于是，克劳塞维茨怀着悲痛的心情，愤然辞去普军军职，告别妻子和亲友，启程去了俄国。

三、参加反拿破仑战争

1812年6月，拿破仑征募50多万军队向俄国进军。大战一触即发。与此同时，克劳塞维茨经过11天的长途跋涉，到达沙皇大本营所在地维尔纳。在这里，他遇见了格奈泽瑙等旧朋新友。格奈泽瑙把克劳塞维茨介绍给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称赞这个朋友是“最优秀的人才之一，在军事艺术方面造诣很深”，并特别提到克劳塞维茨编写的《将领须知》一书，称之“胜过所有已发表的类似著作，值得译成俄文，以便最后根除一些由学者的学派狂、无知以及军士的狂妄在军事艺术上形成的原则”。亚历山大一世对这位有发展前途的普军少校表示欢迎，并安排他以总参谋部中校军衔，任沙皇顾问富尔将军的副官。

其后不久，法俄战争终于爆发了。起初，克劳塞维茨除受命到德里萨检查正在构筑的防御工事，并为预定进入营垒的俄军第1军团选定开进途中的宿营地外，还在富尔离职后，在巴克莱军团撤退时到一个后卫师里任补给官，并在就任后不久参加了几次战斗。7月25日，在奥斯特鲁夫诺村附近，法军与俄军后卫遭遇。第二天，在各森林地又发生了几次战斗，克劳塞维茨所在帕伦师和友军科诺夫尼齐姆师先后实施了三次反突击，将法军击退。8月16日，拿破仑企图袭击在斯摩棱斯克会师的俄军，并决定发动攻击夺取该城。俄军奋力反击，战斗异常激烈，双方损失都很大。克劳塞维茨也参加了这场激烈的争夺战。

在几个星期的退却战斗中，克劳塞维茨几乎没有脱衣服休息过，多半是在野外露营。对此，他在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之间的多罗果布施村给妻子玛丽的信中写道：“我们已经进行过多次激烈战斗，但是还没有发生会战。在维特根施泰因和托尔马索夫翼侧的几次战斗，打得很顺利。其他多半是后卫战斗，我们的部队在这些战斗中获得很多荣誉，但是军队伤亡很大，只取得消极的利益……战斗中的劳苦是罕有的。9个星期以来天天在行军，5个星期没有换过衣服，天气炎热，尘土飞扬，水很难喝，还要常常忍受饥饿的熬煎。到目前为止，除很少几次外，我都是在露天过夜……尽管如此劳苦，我的身体却比在柏林时还要好。只是关节炎有时折磨我，牙齿几乎不断地疼痛……还掉头发，双手由于已有两个星期没有手套戴，看起来像黄皮革……如果这场战争还要经过一次会战，那么，我希望在下次会战中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之后，帕伦将军重病不起，其骑兵师解散，克劳塞维茨被派到乌瓦罗夫骑兵军任参谋长。

在博罗季诺会战中，克劳塞维茨所在的部队担任后卫，并亲眼目睹了莫斯科的大火。他在战斗间隙伏在弹

药箱上写给玛丽的信中描述说：“我参加了某些战斗，包括9月7日的战役（在博罗季诺附近），这对我来说是很富有教益的。正当你在10日写信之际，我们在米洛拉多维奇将军指挥下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后卫战，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我的一匹马受了伤。从莫斯科退却时我在后卫，我们在城后附近固守，当夜就看到这座城市处处起火。在我们白天经过城内各街道时，街上躺满了重伤员，其中绝大部分——约26万人以上——要被烧死，想起来实在可怕。”

由于作战勇敢，经帕伦将军和乌瓦罗夫将军先后两次提名，克劳塞维茨获得了圣·符拉迪米尔勋章。之后，克劳塞维茨奉命前往彼得堡，而此前亚历山大一世已下令任命他为里加要塞的参谋长。接着，他又被暂派到维特根施泰因将军统帅的军中工作，并参加了维特根施泰因率北路军3万人由北向南出击拿破仑的战斗。克劳塞维茨在从波里索夫发出的信中写道：“十多天来，我又置身于战斗行动之中了，我是在维特根施泰因军中，当我到达这里时，正是解决一个最关键的症结的时刻，现在这个症结已经解除了，灾难已经过去。虽然这次苦战本应起更大的决定作用，但从整个战局看，还是满意的。”12月，克劳塞维茨作为俄军的主要联络官，协助说服辅助法军作战的普鲁士将军约克反对拿破仑，并缔结了结束俄普两军敌对关系的《陶罗根协议》。

1813年1月，克劳塞维茨随俄军回到普鲁士，4月担任俄普联合军团驻布吕歇尔军团的联络官。5月，在吕岑之战中，投身俄普联军同法军激烈混战并进行数小时肉搏战后的克劳塞维茨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在这里，谁也别想真正超群出众，我曾手拿战刀奋杀在一营敌军之中，如在其他场合一个参谋将校这样做，可算是出类拔萃了，但是在这里，所有人都是这样做的，或是类似这样做的……”

6月28日，沙恩霍斯特因在大格尔申会战中负伤后伤势恶化与世长辞，克劳塞维茨悲痛欲绝。他在悼词中称沙恩霍斯特“是当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是“最引人注目的政治家和军人之一”，并深有感触地认为：“在成千上万个应该感谢他、爱戴他的人中，没有谁比我受恩更深了。”

在9月的格尔德战斗中，由于时任瓦尔莫登军参谋长的克劳塞维茨出色的谋划和部署，击毙法军500人，击伤800人，俘虏1800人，还缴获了8门大炮和15车弹药。战斗胜利后的第三天，克劳塞维茨因作战有功被晋升为俄普联合军团俄国皇家上校。不久，法军在莱比锡会战中失败，俄普联军占领巴黎，拿破仑宣布退位并被放逐厄尔巴岛。次年，克劳塞维茨重返普鲁士军队，晋升上校军衔。

1815年3月，拿破仑秘密逃离厄尔巴岛后在巴黎复辟，欧洲各国再次组成了反法联盟。6月16日，拿破仑集中优势兵力发起利尼之战。战斗中，克劳塞维茨指挥部队且战且退，好不容易才摆脱法军的重骑兵。克劳塞维茨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一军沿着通往慕尔的公路设防。公路已为其他各军的无数车辆遮断，因为他们是沿这条路来的，便把这条公路当作其退却线。敌军骑兵肆无忌惮，夜间还进行了一次夜袭，幸亏波赫默尔营的机智果断，才将敌人击退。”18日，法军由于援军未到而全线崩溃，拿破仑率少数随从逃离战场，联军以急行军向巴黎挺进。克劳塞维茨所在的布吕歇尔军团第3军加入了追击的行列。关于追击拿破仑的艰辛，克劳塞维茨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为远征法国，我们可怜的士兵付出了无限劳苦。自20日，我们前进了50英里，这在粮秣奇缺，在经常露营和阴雨绵绵的情况下是十分艰难的……我们以强行军经过哈姆、贡比涅、达马尔坦、阿尔让特伊、圣惹尔曼，环绕巴黎行进，夜以继日，一步不停，直到现在。行军极度劳苦，以致有些人因无法忍受而自杀，还有些人死在中途。”

战后，克劳塞维茨被任命为驻科布伦茨一个新建军的参谋长，并开始总结拿破仑战争的经验，从事战争理论的研究。

四、失意中潜心著书立说

1818年5月9日，克劳塞维茨被任命为柏林军官学校校长，9月晋升少将军衔，时年38岁。克劳塞维茨原想以沙恩霍斯特的精神培养未来的指挥官，以使它们能胜任所担负的责任。然而，事实却让克劳塞维茨大为失望，因为此时军官学校校长是一个只管行政不得过问教学的职位。这也表明了当权者对他的态度。

克劳塞维茨对此极为愤懑，曾试图脱离军界另谋其他工作，却遭到了国王的拒绝。在军官学校的日子，别人在教课，他却只能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处理单调得令人窒息的例行公事：审核履历表，处理违纪学生，安排入学和毕业问题等。每天早晨，副官进来，不声不响地鞠个躬，呈上公文，很少有事需要讨论。克劳塞维茨经常默默地签署各类文件，若碰到不合意的呈文，便要求重写。这种无所事事的日子使他因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而痛苦。

此间，克劳塞维茨常常和他的妻子玛丽在好客的格奈泽瑙家中与一些可以信赖的朋友聚会，开诚布公地交谈，其中有黑格尔、施特芬斯、劳赫、申克尔和其他许多精神世界的代表人物。慢慢地，一项计划逐渐在克劳塞维茨心中孕育成熟：著书立说，把自己的思想和想说的一切写下来留给后世。于是，他开始了日复一日的著

述工作。

每天清晨,克劳塞维茨便在玛丽的写字台上奋笔疾书。玛丽协助他摘录其他著作的引文,抄写他的笔记草稿;或者克劳塞维茨口述自己的思想,由玛丽记录。9时左右,克劳塞维茨除处理必要的事务外,往往一直写作到12点左右。午饭后,除会见客人或出门回访外,他通常又继续写作。深夜,万籁俱寂,克劳塞维茨时常一边口述一边在房间慢慢地踱步,时而走到窗前,眺望夜空,陷入深思……克劳塞维茨在柏林军官学校的12年间,有10年以上用于著述。

对此,与玛丽共同出版克劳塞维茨遗著的卡尔·冯·格勒本曾评价说:“克劳塞维茨寻求真理,也找到了真理,因为他热爱真理,而且是以一种少有的批判才能去热爱它的。像克劳塞维茨这样集如此敏锐的思考力、如此深厚的感情和细微的感觉于一身的情况是罕见的……他不仅是军事科学和作战方面的杰出人才,而且也是名副其实的卓越政治家。”

克劳塞维茨平时是个沉默的,甚至近乎羞怯和谨慎的人。因此,他的著述工作除极少数密友知道外,绝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并且他也担心其著作会招致不必要的责难,甚至讥讽。但克劳塞维茨期待并相信自己的著作会得到后世的理解并发挥应有的作用。他曾自信地对格奈泽瑙说,他估计其著作将在战争理论上引起一场革命。

起初,克劳塞维茨采取“孟德斯鸠研究问题的方法”,只是把对问题的想法写成简短的格言式的篇章。随着研究的深入,他把这些短文串起来,发展成长篇,并力求把多年思考的结果总括为一部不是在两三年后即被人们遗忘,而是使对此有兴趣的人经常翻阅的著作。

在克劳塞维茨看来,写一部有思想、有内容、系统性强的战争理论著作并不是不可能的,但决不能写那些人人都知道的、谈论过千百遍的、并已为大家接受的泛泛的东西。为了避免用罗嗦的语言吓跑有头脑的读者,避免在少数好东西里掺入清水,冲淡它的美味,他宁可把对战争问题经过多年思考而获得的东西,把同许多了解战争的天才人物交往中和从自己的经验中获得的明确的东西,铸成纯金属的小颗粒献给读者。

为了阐明战争的本质,克劳塞维茨阅读了大量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哲学、历史和军事理论著作,依据自己的参战经历,并悉心研究了130多个大大小小的战例,撰写了论述荷兰独立战争、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战争、路易十四战争、弗里德里希二世战争、拿破仑战争、1812年卫国战争以及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等许多战史研究的评论,还整理总结了自己所亲身经历的几次战

争的经验,写下了许多重要的战史著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综合提高,使之上升为系统的军事理论。其名著《战争论》就是这样产生的。

为了使这部著作更臻完善,克劳塞维茨打算再做一次大的修改。不料,1830年春,他被调到炮兵部门工作。于是,他不得不中断这项十分心爱的工作,将《战争论》手稿3000多页分别包封起来,贴上标签,准备以后有机会再做修改。克劳塞维茨在把草稿包封前写道:“在我死后人们将会发现这些论述大规模战争的手稿,像目前这个样子,只能看做是对那些用以建立大规模战争的理论的材料的搜集。其中大部分我是不满意的。而且第6篇还只能看做是一种尝试,我准备对这篇进行彻底改写并另找论述的方法……但在这些材料中一再强调的主要问题,我认为对考察战争来说是正确的。这些问题是我经常面对实际生活,回忆自己从经验中和同一些优秀军人的交往中得到的教益而进行多方面思考的结果。”然而,克劳塞维茨却以后未得到重新修改其著作的机会。8月,克劳塞维茨到布勒斯劳任第二炮兵监察部总监,12月又被调任格奈泽瑙军团参谋长。1831年11月16日,克劳塞维茨在回到布雷斯劳的第8天,不幸染上霍乱死在妻子的怀抱中,终年51岁。

卡尔·冯·格勒本在他的悼词中写道:“军中也许有不少人同克劳塞维茨争长较短,但在他们之中,不论任何时候都很难找出一个比他更富有条理的头脑。他对军事艺术的理解是自己进行最深入研究的和经验的结晶。从广义上说,他的观点为最高的政治所制约,是伟大的,因而既简洁又实际。他的遗著可以向那些不熟悉他的人证实这一点。”

克劳塞维茨死后,他的妻子玛丽投入全部身心,仅用半年多时间便陆续整理出版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关于战争和战争指导的遗著》共10卷,其中的第1、第2、第3卷就是《战争论》,其余各卷主要是对战史的研究和评论。

尽管《战争论》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但由于克劳塞维茨注意运用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考察战争问题,因而阐发了一些“在战争理论中引起一场革命的主要思想”。克劳塞维茨独特的人格及其经历,特别是其战争理论经典——《战争论》,给后世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夏征难,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杂志副总编辑、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华